

論貫休詩歌中的少年意象

羅家欣

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

摘要

詩歌中的少年意象，從漢代辛延年〈羽林郎〉的輕薄、南北朝鮑照〈結客少年場行〉的落拓，到盛唐李白筆下的豪邁、王維描述的勇武，已是記錄生活人物常見的主題。至於晚唐五代時期的詩僧貫休，其詩歌中的少年，看似意氣風發，實則充滿了諷刺的意象：〈少年行〉彰顯少年無知、好亂、猖狂的性格；〈杞梁妻〉陳述少年不知勞逸之苦的狂妄；〈戰城南〉點出少年敢於馳騁沙場，卻有勇無謀的矛盾；〈輕薄篇〉感歎年少輕狂的易逝；〈春野作〉則是描寫少年的輕狂，破壞春日鄉野的寧靜。透過貫休的詩句，反映晚唐五代貴族子弟不求上進的生活樣貌，帶給讀者可悲、可歎、可惡、可譏的情緒，除了呈現時代的意義價值，也展現了貫休批評權貴的傲骨風範。

關鍵字：貫休、樂府、少年行、晚唐五代、少年意象



一、前言

意象，是討論或研究文學作品的重要課題之一，尤其是中國文學，不論抒情言志，或者描山繪水，皆講究借景抒情、以象名意、以形傳神的美學呈現。根據陳慶輝在《中國詩學》一書中說明：

從藝術構思的角度看，意象的形成過程，是一個「化虛為實」的過程，是一個「使情成體」的過程。……所謂「實」、「體」，就是我們說的詩歌意象。推而言之，意象乃物化的情思。如果我們把情思、感受、心境等理解為「意」，那麼意象可稱為「意之象」。¹

詩人運用具體可見的事物，來表達內心獨特的體悟或感情：如以「柳」示「留」象徵「離情依依之情」、以「水」示「愁」象徵「連綿不絕的愁緒」，都是以實寫虛，或者化虛為實的常見例子。這些有意義的實物，能讓讀者在閱覽之餘，引發深層的思維，進一步體會作品中的情感，正是意象成功的創造與表達。

承上所述，意象雖是由語言形式所構成，但意象不僅是語言形式的討論而已，還包括藉由語言形式所展現的意蘊，這是探討詩歌意象的要點。其次，詩歌意象的構成，往往會包含若干個意象，形成「複合意象」，構成詩歌生動的意境，所以研究詩歌意象時，應掌握其整體性。²再者，詩歌意象的建立，有時代文風的融入，同時也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，因此整理發展脈絡，歸納時代思潮，皆是論述詩歌意象前，不可忽略的先備工作。

晚唐五代的詩歌，雖傾向於華豔的風格，但少數屬於現實主義的創作中，仍不乏有令人激賞的作品出現。例如詩僧貫休³一身傲骨、不佞不媚，時常藉由詩歌，對當代權貴、官更加以諷刺與批評，形成晚唐五代的特殊風格。以貫休三首〈少年行〉為例，表面雖寫「少年」意氣風發的種種形象，但對這些公子哥兒的行徑，卻透過形象的描繪而另有所指，構成貫休詩歌中獨特的「少年意象」，同時反映晚唐五代貴族子弟的生活樣貌。

因此，本文的研究重心，是分析貫休詩歌中的「少年意象」，分成兩節論述：首先探討少年意象在詩歌中的流傳與演變，並說明少年意象的時代性；其次側重於貫休詩歌中，少年意象的呈現手法。希望藉由本文的分析，勾勒出貫休以「少年」為主題的詩歌意象。

¹ 陳慶輝：《中國詩學》，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83年12月初版，頁64。

² 同註1，頁68～69。

³ 貫休（832～912），唐、五代時蘭谿（今湖北省蘄水縣）人，號禪月大師；以詩、書（篆、隸、草書）、畫（羅漢像）聞名，著有詩集《禪月集》。



二、少年意象的流傳與演變

《詩經》的十五國風，展現了豐富的社會面容：如「衛風」中的〈氓〉，透過女子的回憶，痛斥男子始亂終棄的惡行；又如「鄭風」中的〈將仲子〉，將男女愛情與家庭傳統間的矛盾，反覆地陳述吟詠。漢代樂府繼承「國風」民歌的特質，更對社會的生活百態，加以描繪記錄，如〈戰城南〉、〈東門行〉、〈孤兒行〉、〈陌上桑〉等，有為平民百姓的困苦而發聲，也有為抗拒強權的女子以喝采；其中東漢辛延年的〈羽林郎〉，凸顯權貴子弟的傲慢行爲：

昔有霍家奴，姓馮名子都。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獨當壚。長裾連理帶，廣袖合歡襦。頭上藍田玉，耳後大秦珠。兩霍何窈窕，一世良所無。一鬟五百萬，兩鬟千萬餘。不意金吾子，娉婷過我盧。銀鞍何煜燭，翠蓋空踟躕。就我求青酒，絲繩提玉壺。就我求珍肴，金盤鱸魚。貽我青銅鏡，結我紅羅裾。不惜紅羅裂，何論輕賤軀。男兒愛後婦，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故，貴賤不相踰。多謝金吾子，私愛徒區區。⁴

辛延年在這首〈羽林郎〉裡，描述權貴子弟的輕薄無禮，「依倚將軍勢」，又將少年狂妄的性格，歸結至貴族家庭的縱容，諷刺意味十分濃厚。雖然本詩的重點，在於十五歲胡姬「不惜紅羅裂」，勇敢地拒絕權貴子弟的予取予求，但對輕佻的少年行徑，作者亦借胡姬之口表達不屑。

魏晉南北朝時代，除了因政治的黑暗、玄學的興盛，產生大量的遊仙詩外，也有一部分詩歌，延續漢樂府的精神，反映現實、抒寫懷抱，呈現了獨特的時代風格，如王粲〈七哀詩〉情調悲涼，真切記錄亂世景象；不過文人與政治集團的結合，雖然對生民疾苦多所體會，並積極顯露於詩歌之中，但卻缺少如〈羽林郎〉這般諷刺權貴子弟胡作非為的作品。根據倪豪士〈八至九世紀兩個樂府主題的發展—對唐代文學史的啓示〉一文的說法：

樂府中題名「少年行」以及相關題目之作，提供了唐代樂府主題發展，……這個題目最初為〈結客少年場行〉，原題是說某個叫祭遵的人的朋友們，殺死了冒犯祭遵的部吏。這些少年聚集在城外各地，隨時願為朋友而懲罰罪惡。雖然他們帶有某些俠客重義輕生的品行，但早期的詩人還是將他們寫成暴徒而非英雄。鮑照（405~466）的作品是最早的。⁵

南朝宋鮑照的〈結客少年場行〉，是一系列樂府詩歌中，以「少年行」為題，最早的作品：

驄馬金絡頭，錦帶佩吳鉤。失意杯酒間，白刃起相讎。追兵一旦至，負劍遠行遊。去鄉三十載，復得還舊丘。升高臨四關（一作塞），表裏望皇州。九衢平若水，雙闕似雲浮。扶宮羅將相，夾道列王侯。日中市朝滿，車馬若川流。擊鐘陳鼎食，

⁴ 宋·郭茂倩集《樂府詩集》卷六十三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347冊（集部286·總集類）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75年3月初版，頁554~555。

⁵ 倪豪士選編《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12月出版，頁198。



方駕自相求。今我獨何為，輶[車+稟]懷百憂。⁶

這裡的少年意象，仍不是唐代所側重「權貴子弟」意氣風發、盛氣凌人的形象；而是因喝酒鬧事殺人，不得不逃亡的落拓樣貌。雖然一開始，「驄馬金絡頭，錦帶佩吳鉤」的翩翩風姿，的確與一般鄉里百姓不同；但經過三十年的逃亡生涯，富裕環境不再，當年的豪邁，淪落成「懷百憂」的路邊老翁，的確引起詩人不少的感慨。魏晉以來，「九品官人制」的執行，造成「上品無寒門、下品無士族」的不公平現象，的確讓出身微寒如鮑照的文人志士，產生懷才不遇的情感；正因如此，這些不滿現實的文人，才能關注到「權貴子弟」的社會現象，逐漸架構出唐代樂府詩歌中的「少年」主題。

唐詩的特色，在於內容的豐富多姿。貿易的發達、帝國的強盛、市井文化的盛行、外來文化的刺激，都讓唐代詩人的眼界更加開闊，詩歌所描繪的人物形象，有如「浮世繪」般的生動、貼近生活，如李白於〈行路難〉三首之二：「羞逐長安社中兒，赤雞白狗賭梨栗」⁷，即記錄長安城裡的公子哥兒，盛行鬥雞賭狗的遊戲。在唐代詩歌中所保存的「少年」形象，實與政治、經濟關係密切：因權貴勢力的強盛，貴族子弟的仕宦無礙，且殺人越貨之後，有一定的政治資源協助擺平，造就其有恃無恐，甚至欺壓百姓也不以為意的狂妄；即使品行不良，但因出身背景的優越性，貴族子弟多半從事宮廷守衛的工作，出入禁城十分容易，也以身為禁衛軍為榮，抱有為君效忠、決戰沙場的氣魄在，形成特殊的人格特質。如《舊唐書·列傳》「王毛仲」一則描述著：

初，太宗貞觀中，擇官戶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，每出遊獵，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，令騎豹文韉，著畫獸文衫，謂之「百騎」。至則天時，漸加其人，謂之「千騎」，分隸左右羽林營。孝和謂之「萬騎」，亦置使以領之。玄宗在藩邸時，常接其豪俊者，或賜飲食財帛，以此盡歸心焉。⁸

在經濟方面，由於權貴子弟不愁衣食，所騎乘的交通工具、所佩帶的衣服帽帶，不但選材高級，還帶著濃厚的華麗風，更凸顯踔厲風發的氣質，是唐代社會中一群顯著人物，容易成為詩人筆下關注的焦點。

然而，唐代詩歌中的「少年」形象，又如何成為共同的「少年意象」呢？這或許和唐代文人的晉身門路有關係。雖然唐代仍存有貴族階層，但在君王權位的更迭過程裡，大量厚植新人，形成支持皇室的新勢力，是唐代政治轉換間，時常發生的現象；加以唐代利用科舉考試，讓出身貧寒的知識份子，可以擢升為政治、文化上具影響力的人物，因背景歷練豐富，其詩歌作品，對於現實生活的陳述，也就更能深入剖析。而且與這群新科進士相對的貴族集團，無論在人生態度、政治歷程，或者生活習性上，都呈現不一樣的風格。尤其是貴族世家的子弟，揮金如土、縱酒風流，也讓這些知識份子意識到貴族文化的奇特，大加書寫，發於詩歌。在唐詩中，有許多與「少年」相關的詩題，如詠少年、結客少年場行、少年子、少年樂、少年行、漢宮少年行、長樂少年行、長安少年

⁶ 宋·郭茂倩集《樂府詩集》卷六十六，同註4，頁577~578。

⁷ 《全唐詩·卷一百六十二》，第5冊，北京：北京中華書局，1960年4月第1版，1985年1月第1版第3次印刷，頁1684。底下《全唐詩》各詩句，援引自北京中華書局版本。

⁸ 楊家駱主編，中國學術類編《新校本舊唐書》，臺北：鼎文書局印行，民國74年3月4版。引文出自第四冊，頁3252。



行、渭城少年行、邯鄲少年行、城傍少年、惆少年、俠少年、羽林行、羽林郎等，或褒或貶、或讚揚或諷刺，形成敘述中帶有體會、感悟的「少年意象」。

黃永武在《中國詩學·思想篇》⁹的序文裡，強調「各代的詩，要從各代的文化背景去認識」、「唐朝的詩，應該以唐代的社會型態為背景去欣賞」，如果不了解唐代社會的開放、不了解青樓歌女與詩人官宦間的關係，怎能理解正確的少年意象呢？在唐代的酒樓茶館裡，江湖俠客、權貴少年、新科進士，三者皆常流連其間，形成唐代特有的青樓文化圈。我們可以從李白的〈少年行二首〉之二，觀察同樣身處於風月場所，詩人們如何記錄權貴少年的「狂」：

五陵年少金市東，銀鞍白馬度春風。落花踏盡遊何處？笑入胡姬酒肆中。

（《全唐詩·卷一百六十五》，第5冊，頁1708~1709）

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裡，這群「五陵年少」¹⁰徘徊京城中，「金」、「銀」、「白馬」等光采，閃過眾人的面前，襯托著春光的無限旖旎；然而，極暮春色並不滿足於「五陵少年」的奢豪，「落花踏盡遊何處」，竟在胡姬酒肆中開懷暢飲，甚至呼朋引伴，「笑入」醇酒美人的世界裡！原來「度春風」只是個幌子，真正的快樂，來自酒樓茶館裡的聲色。李白對這些「五陵年少」，並沒有加以責罵或賦予貶意，或許和李白心境嚮往遊俠般的豪放有關，讓他反而帶著欣賞的角度，來描繪縱酒大笑、舞弄春風的輕狂性格。

與李白同時代的王維，也有〈少年行四首〉，除了注意到貴公子的風流豪邁，同時在詩中也點出少年「崇勇尚武」、「追求邊功」的嚮往：

新豐美酒斗十千，咸陽遊俠多少年。相逢意氣為君飲，繫馬高樓垂柳邊。

出身仕漢羽林郎，初隨驃騎戰漁陽。孰知不向邊庭苦（一作死），縱死猶聞俠骨香。

一身能擘（一作臂）兩雕弧，虜騎千重（一作羣）只似無。偏坐金鞍調白羽，紛紛射殺五單于。

漢家君臣歡宴終，高議雲臺論戰功。天子臨軒賜侯印，將軍佩出明光宮。

（《全唐詩·卷一百二十八》，第4冊，頁1306）

在第一首中，新豐美酒與咸陽少年並舉，美酒為少年陳設，少年也因美酒而豪邁，相逢意氣，喝上一杯；但王維筆鋒一轉，用高樓旁的繫馬、垂柳，點綴了酒樓風光，在華美、熱鬧的氣氛中，顯出隨性但不鄙俗的少年氣質。¹¹第二首寫出少年不畏軍旅辛苦危險，願意挺身而出的俠骨精神；明知戰場上處處危機，仍慷慨激昂，視死如歸，不失出身皇宮禁衛軍的風範。第三首刻畫少年奮勇殺敵、所向披靡的戰場英姿：「一身」能對「虜騎千重」，強調武功高強；「紛紛射殺五單于」，凸顯了克敵制勝的彪炳戰功；而「雕

⁹ 黃永武：《中國詩學·思想篇》，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民國68年4月1版，民國68年7月1版2印，頁8。

¹⁰ 「五陵年少」，根據周助初主編《唐詩大辭典》的解釋：「『五陵』指漢代長安城外五個帝王陵墓，陵墓旁有陵邑，系閹人豪富聚居處。喻指少年豪俠。」南京：南京鳳凰出版社（原江蘇古籍出版社），2003年9月第1版，頁856。

¹¹ 參考劉學鍇的賞析，蕭滌凡等著《唐詩鑑賞辭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3年12月第1版，2003年9月第31次印刷，頁191~192。



弧」、「金鞍」、「白羽」，更是襯托少年的高貴身分與俐落身手。第四首交代了少年立功塞外，接受天子的歡宴，也同時寄托了王維對少年的肯定。李白與王維的〈少年行〉，正可看出盛唐時期，詩人追求豪邁、馳騁沙場的時代精神；詩中的少年既風流又英勇，縱然生活浮華，也不失貴族公子的氣度，充分展現任俠好義的風采。因此，盛唐時代的「少年意象」，並不是充滿諷刺或貶意，反而還帶著讚揚的聲音出現，獨樹一幟。

到了中唐，詩歌中的「少年意象」有了轉變，詩人開始對王孫公子的奢華生活，有了負面的陳述。在顧況的〈公子行〉裡，批評諷刺的味道甚為濃厚：

輕薄兒，面（一作白）如玉，紫陌春風纏馬足。雙[革+登]懸金縷鶻飛，長衫刺雪生犀束。綠槐夾道陰初成，珊瑚幾節敵流星。紅肌拂拂酒光獰（一作凝），當街背拉金吾行。朝遊鞞鞞鼓聲發，暮遊鞞鞞鼓聲絕。入門不肯自升堂，美人扶踏金階月。（《全唐詩·卷二百六十五》，第8冊，頁2940）

顧況一開始就用「輕薄兒」來稱呼這些權貴子弟，顯然已失去盛唐時代「少年」的豪邁，甚至還風流無品，令人覺得可悲可嘆。這些紈袴子弟日日縱情歡樂，彷彿馬足被春風所纏住，「雙[革+登]懸金縷鶻飛，長衫刺雪生犀束」外表是如此冠蓋華美、意氣驕橫，但內在卻是花天酒地、目中無人，「當街背拉金吾行」，凸顯蠻橫跋扈的一面。從白天縱遊到晚上，「入門不肯自升堂」，還在美人面前使性耍賴，真是醜態百出。顧況對「輕薄兒」的揶揄嘲弄，全透過「不肯」二字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；同時也對金玉其外、敗絮其內的「公子」形象，展露了憎惡和鄙視。¹²同樣是中唐詩人的王建，目睹權貴子弟依恃皇宮禁衛軍的權勢，為非作歹、欺壓百姓，於是透過〈羽林行〉，予以揭露和譴責：

長安惡少出名字，樓下劫商樓上醉。天明下直明光宮，散入五陵松柏中。百回殺人身合死，赦書尚有收城功。九衢一日消息定，鄉吏籍中重改姓。出來依舊屬羽林，立在殿前射飛禽。（《全唐詩·卷二百九十八》，第9冊，頁3386~3387）

這群「長安少年」、「羽林軍」，全是出了名的惡少，不但公然搶劫，還大搖大擺地吃喝醉睡，天亮進入皇宮值班，下班後又繼續犯案，毫無顧忌、目無王法，真是罪大惡極。但是，「百回殺人」的死罪，卻因「收城有功」的赦書而抵免，頂多只是改變名字、避避風頭，依舊逍遙法外；甚至在赦免死罪之後，還是官拜羽林軍，受到皇帝的賞識，「立在殿前」射御前之鳥，更見其得寵驕縱的神態！朝政的腐敗、軍伍的亂紀、權貴公子的飛揚跋扈，全在詩中展露無疑。¹³由此可見，盛唐王維所稱讚「縱死猶聞俠骨香」的少年氣度，到了中唐，已是王建筆下倚仗權勢、欺壓百姓的惡少，是唐代社會風氣的轉變，也是唐朝國運盛衰的寫照。

「少年」意象的流傳，從盛唐到中唐，有了負面的發展；到了晚唐五代，這些權貴子弟，更是詩人筆下「不知民間疾苦」的代表。如孟賓于的〈公子行〉：

錦衣紅奪彩霞明，侵曉春遊向野庭。不識農夫辛苦力，驕驄蹋爛麥青青。
（《全唐詩·卷七百四十》，第21冊，頁8438）

¹² 參考徐定祥的賞析，同註7，頁662~663。

¹³ 參考傅經順的賞析，同註7，頁769~770。



貴公子穿上比彩霞更鮮豔華美的衣服，一大早便騎馬到野外春遊，但卻放縱馬蹄，蹂躪鄉野間的莊稼，如此可惡的行徑，竟來自「不識農夫辛苦力」，凸顯這些權貴子弟平日遊手好閒，驕縱慣養。而且隨意踐踏良田，起於春遊的意圖，更是將少年「民害」的形象，深植於讀者心中，農民的苦與少年的樂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同時讓讀者對時代的不公，興起更大的憤慨！¹⁴如此對貴族少年的批評與諷刺，也出現在貫休的詩歌中，反映了晚唐五代對「少年」意象的共同特質。

少年意象，從漢代辛延年〈羽林郎〉的輕薄、南北朝鮑照〈結客少年場行〉的落拓，到了盛唐李白筆下的豪邁、王維描述的勇武，已是詩歌中的一個重要主題；然而，進入中、晚唐後，「少年」意象卻充滿了諷刺與貶意，是文化風氣的變遷，也是詩人關注焦點的不同。歸納詩歌中的「少年」形象，可發現有五種特質：

- (一) 生活方式風流、浮華，出入青樓，行爲放蕩不羈。
- (二) 性格尚武，帶有俠客重義輕生的色彩，立功塞外爲最大願望。
- (三) 因出生世家，仕途不求無路，對平民百姓貧困生活無從體會。
- (四) 不關心民生疾苦，甚至欺壓百姓。
- (五) 多從事騎兵、戰士、御林軍等工作。

這些形象，展現在詩歌之中，成爲詩人與讀者間共同的「少年意象」，意義上則有褒有貶。至於詩僧貫休所描述的「少年詩」，除了分析其反映時代背景的特色，也將對諷刺批評的部份多所體會，了解「少年意象」在晚唐五代詩歌的呈現模式。

三、貫休詩歌中的少年意象

貫休在保存下來的詩歌作品中，與「少年」主題相關的並非多數，但貫休爲什麼在「少年意象」的傳承裡，具有值得討論的地位呢？首先，貫休的詩歌保留不少時代動亂的真實面貌，雖滿懷政治理想，卻不輕易向權貴低頭，作品中常直指王公貴族的不是，如《唐才子傳》就有提到貫休以詩文諷諭蜀主王建的事件：

及王建僭位，一日遊龍華寺，召休坐，令口誦近詩。時諸王貴戚皆侍，休意在箴戒，因讀〈公子行〉曰：「錦衣鮮華手擎鶻，閑行氣貌多陵忽。稼穡艱難總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？」建小忍，然敬事不少怠也。¹⁵

此貫休〈公子行〉，在《全唐詩》中名爲〈少年行〉¹⁶，是貫休諷刺詩歌的代表作，所表現的主題，正是對「權貴少年」的批評與指責。

其次，貫休是晚唐五代的詩僧，其詩歌剛好是唐詩的結尾，雖然精神氣度未能如盛唐、中唐那樣宏偉，但不乏唐代文化、思潮的歸結與整理。就「少年意象」而言，除了

¹⁴ 參考閻昭典的賞析，同註 7，頁 1384~1385。

¹⁵ 周本淳校正《唐才子傳校正·卷十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民國 77 年 3 月，頁 318~319。

¹⁶ 《全唐詩》在貫休三首〈少年行〉中，附有題解：「紀事作公子行，一本後二首作公子行。休入蜀，王建遇之甚厚。日召令誦近詩，一時貴戚皆坐，休欲諷之，乃稱公子行；建善之，貴倖皆怨之。」（卷八百二十六，第 23 冊，頁 9305）與《唐才子傳》所述爲同一件事，可知〈公子行〉即爲〈少年行〉。



富貴奢華的形象仍在，貫休不忘他們保家衛國的責任，同時關注這些貴族子弟不好讀書、熱衷賭博、遊手好閒、飛揚跋扈等不良行爲，更與民生疾苦作對比，揭露這些「少年」金玉其外、敗絮其內的真正問題；如此全面描繪晚唐五代的「貴族子弟」形象，成爲我們理解「少年意象」的重要資料。所以唐代詩歌的「少年意象」，發展至貫休筆下，不但可以觀察出諷刺特質，更能視爲唐代對此主題的歸結。

在《全唐詩》收錄貫休的詩歌中，我們可以找到〈杞梁妻〉、〈戰城南〉、〈少年行〉、〈輕薄篇〉、〈春野作〉等作品，與「少年意象」的主題相關。先以最直接的〈少年行〉爲討論，共有三首，引錄如下：

錦衣鮮華手擎鶻，閒行氣貌多輕忽。稼穡艱難總不知，五帝三皇（王）是何物？
自拳五色裘，迸入他人宅。却捉蒼頭奴，玉鞭打一百。
面白如削玉，猖狂曲江曲。馬上黃金鞍，適來新賭得。

（《全唐詩·卷八百二十六》，第23冊，頁9305）

在〈少年行〉第一首裡，貫休先是描繪貴族子弟的衣飾光鮮亮麗，胳膊上還架著鷹隼，一副意氣風發、不可一世的模樣；然而，第二句之後，筆鋒直轉而下，針對其虛有其表的浮誇，做了直接的批露：「閒行氣貌多輕忽」，貴公子裝模作樣、故作閒情的背後，其實是人事輕忽的草包，對下不識莊稼之事，對上不知文韜武略，既缺乏謀生能力，又胸無點墨；文筆至此，強烈諷刺貴族子弟「徒然食息於天地間，是一蠢耳！」少年不知民間疾苦，固然來自養尊處優的優渥環境，造成無法體會農民耕種的辛苦，但重點在於少年擁有足資上進的生活條件，卻不學無術，令人可嘆！「稼穡艱難總不知」，轉而欺壓百姓；「五帝三皇是何物」，卻又賭博度日，尤令人可悲！

〈少年行〉之二、之三，便由「稼穡艱難總不知，五帝三皇是何物」發展而來，深入刻畫少年可歎可悲的形象。在〈少年行〉第二首，描繪少年欺壓百姓卻罪不及身的惡行。開頭兩句，正是第一首「錦衣鮮華手擎鶻」的進一步描述：身披「五色裘」華麗高貴，卻充滿著興風作浪的自恃念頭，凸顯「錦衣鮮華」的盛氣凌人；「迸入他人宅」，帶著權貴爪牙，隨意衝入民宅、擾亂民生，與「手擎鶻」同樣暗示身邊豢養一群無賴，打家劫舍、目無王法。貫休用了「拳」、「迸」二字，有意強調少年犯案的毫不手軟，任性妄爲，更彰顯少年的行徑兇惡。如此作姦犯科，毫不遮掩，簡直是無法無天、罪大惡極；然而欲抓其治罪，卻因少年出生貴族，官府得罪不起，只好抓來身邊的「蒼頭」、「奴僕」，爲其頂罪，鞭打百下，但用的是玉鞭，不可能重重行刑，想來也是無關痛癢；可是真正的主謀—貴族子弟，仍逍遙法外，繼續爲非作歹，絲毫沒有懲治效果，徒留百姓一堆的冤屈，也讓貫休用一「却」字，對政治的黑暗，做了最無奈的控訴。

〈少年行〉第三首，針對貴族子弟遊手好閒、性嗜賭博，做了實際的記錄。開頭用了「面白如玉」的形象，來點明曲江邊的猖狂兒，不但畫面明顯，且猖狂的動作、笑聲，更是傳遍江畔；「面白如玉」或可指少年的明眸皓齒，但配上「猖狂」一詞，諷刺意味更顯濃厚。下兩句從曲江畔的視覺轉爲聽覺，聽得少年間對話，得知他們猖狂的原因：「馬上黃金鞍，適來新賭得」；連路人人都知道少年賭博贏來黃金馬鞍，可見其猖狂之至，引來許多的注意與側目。「適來」一詞，表達時間剛過不久，「新」字象徵黃金馬鞍的輕



取博得、炙手可熱，更助長少年炫耀猖狂的語氣；可是在猖狂賭博的背後，不正回應「五帝三皇是何物」的無知諷刺嗎？整首詩以少年猖狂的情緒來貫串，「面白如玉」是猖狂者的神情，「曲江曲」是猖狂的地點，「黃金馬鞍」是猖狂的原因，「適來新賭得」是猖狂的時間延伸，用了動態的猖狂，來彰顯少年的無知自大，對「少年意象」的塑造，提供了更鮮明的圖像。綜合來說，貫休三首〈少年行〉皆沒有點名主角身分，也沒有太多情緒性的字眼，但卻透過惡霸形象的陳述，蘊藏許多的「少年意象」：有無知、有好亂、有猖狂，文字間透露許多可悲、可歎、可惡、可譏的氛圍，無怪乎成了貫休諷刺詩的代表之作。

在貫休〈杞梁妻〉中，託古諷今，藉邊地工事的人命犧牲，讓一介女子備感哀傷，還得忍受無知少年的譏諷非議，明確指出「少年」的紈袴心態：

秦之無道兮四海枯，築長城兮遮北胡。築人築土一萬里，杞梁貞婦啼嗚嗚。上無父兮中無夫，下無子兮孤復孤。一號城崩塞色苦，再號杞梁骨出土。疲魂飢魄相逐歸，陌上少年莫相非。（《全唐詩·卷八百二十六》，第23冊，頁9304）

貴族子弟哪能知疲飢交迫的痛苦，還在道路上嘲笑杞梁妻的哭號，反映出「少年」未服勞動，不知役事的悲哀；更藉由杞梁妻的深沉喟嘆：「陌上少年莫相非」，直指少年的輕狂。不過，當少年進入了沙場，便有了性格上的轉變；貫休〈戰城南二首〉其一，就與〈杞梁妻〉有了不一樣的情緒：

萬里桑乾傍，茫茫古蕃壤。將軍貌憔悴，撫劍悲年長。胡兵尚陵逼，久住亦非強。邯鄲少年輩，箇箇有伎倆。拖槍半夜去，雪片大如掌。

（《全唐詩·卷八百二十六》，第23冊，頁9304）

詩的一開始，便由萬里茫茫的邊地風光，營造戰爭無情的氣氛。久戰的將軍，握著劍悲歎自己的年老，又感嘆敵軍常犯、無法克敵制勝的無奈，充滿「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」的難解心情。然而，年輕一輩的「邯鄲少年」，箇箇身懷武力，欲報效國家、馳騁沙場，但有勇無謀，「拖槍半夜去，雪片大如掌」，暗示著無功而返，徒增唏噓；末兩句與盧綸〈塞下曲〉中「欲將輕騎逐，大雪滿弓刀」的描述，頗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也讓人體會到冬季戰事的不易。這裡的「邯鄲少年」，已脫離昔日京城裡紈袴子弟的樣貌，極欲有所作為，或許是邊地生活的磨鍊，令其成長不少；不過，長期的不學無術，加上對攻防之道的經驗不足，空有一身伎倆，卻無法好好運用，著實可惜；這嘆息，正是年邁將軍所發，擔憂著後繼無人的狀況，會讓防衛邊地頓然失守，不知這群年輕人，何時才能獨當一面？貫休對於貴族子弟勇於報效國家，稱讚「箇箇有伎倆」，但不忍苛責其謀略不夠，便用「雪片大如掌」來結語，將軍事失利歸咎於大雪。整首詩沒有太強烈的批評字眼，以「將軍」與「少年」來映襯、對比，一沉穩老練，但年老力衰；一力強體盛，卻年少計拙，都在這戰場上盡心盡力。〈戰城南〉戰場上的描繪，讓貫休詩歌呈現不一樣的「少年意象」。

感歎年少輕狂的易逝，往往也是詩人發揮「少年」主題時，所蘊藏的一種基調。在貫休〈輕薄篇二首〉，正可看出詩人如此的情緒反應：



繡林錦野，春態相壓。誰家少年，馬蹄蹋蹋。鬪雞走狗夜不歸，一擲賭卻如花妾。
誰云（一作惟言）不顛不狂，其名不彰，悲夫！

木落蕭蕭，蟲（一作蛩）鳴唧唧。不覺朱顏臉紅，霜劫鬢漆。世途多事，泣向秋日。
方今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如何？

（《全唐詩·卷八百二十六》，第23冊，頁9305~9306）

〈輕薄篇〉的第一首，痛陳少年虛度光陰的不該。當濃郁春光瀰漫鄉野林間，少年卻不知把握時間學習，縱馬春遊，鎮日鬪雞、打獵、賭博，無所事事，自以為狂顛，還以此自豪，無怪乎貫休要以「悲夫」如此傷痛的字詞，來指責少年的不是。「繡林錦野，春態相壓」，開頭用「相壓」一詞，來帶出春意的濃重，映襯少年馬蹄蹋蹋，狂妄恣為的輕浮，是項輕、重之間的強烈對比；空間中的重，對上人事上的輕，凸顯少年的所為不容於時。賭博讓擁有大好歲月的少年們沉迷不悟，非但徹夜不歸，還揮金如土，甚至以人為賭注，「一擲賭却如花妾」，比起金錢上的揮霍，更令人覺其行為的可惡。少年們如此猖狂的行為，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：「不顛不狂，其名不彰」，但被貫休以「誰云」如此無情質疑的語詞，加以否決批評；並對這群少年的輕薄，感慨萬千！一句「悲夫」，隱藏多少民眾的怨嘆之情，也同時是貫休面對這群貴族子弟的浪蕩，所作出最直接的情緒反應。詩中的「誰家」、「誰云」，都讓人強烈感受貫休對少年行為的不齒，是貫休對於「少年意象」又一負面的呈現。

〈輕薄篇〉的第二首，直接點出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」的警示。一開始以秋的蕭瑟，隱喻少年的年華不再，也是與〈輕薄篇〉第一首的濃重春意做對比，「木落蕭蕭，蟲鳴唧唧」，彷彿大自然也為如此揮霍光陰的行徑而悲嘆。少年在賭博聲色之中，絲毫不覺「朱顏不再」，等到發現之時，已是「霜劫鬢漆」的中年人。「朱、紅」對上「霜、漆」，強烈的顏色對比，顯示少年今非昔比的樣貌；「蕩」是形容詞，意謂失去光澤與新鮮；「劫」是動詞，有不容妥協、快速襲奪之意，又加深了年華逝去的快速，是非常震撼的字詞。但虛度光陰的少年竟渾然不覺，只因其輕薄度日的無知，蒙蔽了少年該努力上進的心；直到驚覺之時，「世途多事，泣向秋日」，後悔也於事無補。昔日的顛狂，今日的哭泣，造成〈輕薄篇〉中少年形象的衝突，讓人對於「少年意象」，又加深一層歲月不再的悲嘆；貫休更用「如何」二字，來反問輕薄少年，同時也警示著大家，不要白白浪費的青春的本錢，蘊藏無限的期許。

最後，貫休的〈春野作〉也值得我們加以注意。〈春野作〉共有五首，描寫春季鄉野的自然之情，有少年、小孩與老農等人物活動其間；當中的第一首，寄託了「少年意象」在其中，引錄如下：

閒步淺青平綠，流水征車自逐。誰家挾彈少年，擬打紅衣[啄]（喙）木。

（《全唐詩·卷八百二十六》，第23冊，頁9333）

此詩所描寫的鄉野春光，充滿了悠閒的氣氛，「閒步」、「自逐」，正是此種情感的真實表現。但是「挾彈少年」的出現，卻打破了寧靜的畫面，「挾」、「打」的動作，讓「少年」成了柔媚春光的破壞者，帶來了緊張的情緒。一開始「淺青平綠」的色調，到此轉換成「紅衣」的奪目，雖然貫休用了「擬」字，為少年接下來行為作了一定的暗示，但之後



便不再說明，留給讀者許多的想像空間。但是「挾彈少年」卻因其輕狂，打亂了原有的寧靜祥和，的確是貫休「少年」詩歌所衍伸出的獨特意象。

綜合本節所述，貫休的三首〈少年行〉，彰顯少年無知、好亂、猖狂的性格，帶給讀者可悲、可歎、可惡、可譏的情緒，是貫休諷刺詩的代表之作；〈杞梁妻〉說明少年不知勞逸之苦的狂妄；〈戰城南〉則是敘述少年敢於立功沙場，卻有勇無謀的矛盾，貫休藉此表達對少年的惋惜與期勉；〈輕薄篇〉感歎年少輕狂的易逝，警示少年們該努力上進，不可輕薄妄為而虛度光陰；最後，貫休的〈春野作〉描述少年的輕狂，破壞春日鄉野的寧靜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知道，貫休有關「少年」主題的詩歌雖不多，卻成功描述「少年」的種種形象，並透過文字來諷刺、感嘆與期勉，讓晚唐五代的「少年意象」豐富多采。

四、結語

詩歌中的少年意象，有行爲不檢的輕薄、負罪逃亡的落拓，亦有重義輕生的豪邁、立功塞外的勇武，是樂府詩歌中常見的主題；然而，進入中、晚唐後，少年意象卻充滿了諷刺與貶意，是貴族子弟的不求上進，也是詩歌反映社會的真實寫照。在貫休的詩歌中，猖狂輕薄、有勇無謀的貴族子弟形象，充分展現於〈少年行〉、〈杞梁妻〉、〈戰城南〉、〈春野作〉等作品裡；至於〈輕薄篇〉二首則藉由少年蹉跎光陰的顛狂，對比老大徒傷悲的淒涼，勸諫珍惜青春、力求上進。總而言之，貫休詩歌對「少年意象」的呈現，是負面大於正面，諷刺多於肯定，具有記錄晚唐五代貴族生活樣貌的價值；同時藉由諷諭詩的流傳，更能了解貫休在晚唐五代的動盪中，仍存有不畏強權的詩僧風範。



參考資料

(一) 古籍（依年代先後排列）

1. 《樂府詩集》，宋·郭茂倩集。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1347冊。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75年3月。
2. 《唐才子傳》，元·辛文房著。收入《唐才子傳校正》，周本淳校正。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88年3月。
3. 《全唐詩》，清·彭定求等編。北京：北京中華書局，初版，1960年4月；初版三刷，1985年1月。

(二) 今著（依出版先後排列）

1. 《中國詩學·思想篇》，黃永武著。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1979年4月。
2. 《唐詩鑑賞辭典》，蕭滌凡等著。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3年12月。
3. 《中國詩學》，陳慶輝著。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4年12月。
4. 《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》，美·倪豪士選編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年12月。
5. 《唐詩大辭典》，周勛初主編。南京：南京鳳凰出版社，2003年9月。

